

UNFINISHED BUILDINGS

烂尾楼

何许人◎著

一套小户型房
两个苦命鸳鸯
三代人的积蓄
四方朋友帮忙
五雷轰顶断供
六亲不认筹钱
妻离子散最终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

UNFINISHED BUILDINGS

烂尾楼

何许人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何许人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烂尾楼/何许人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9
ISBN 978-7-5470-0206-3

I. 烂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6338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数: 210千字

印张: 7.25

出版时间: 2009年9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特约编辑: 汪 敏

装帧设计: 伍 奕

ISBN 978-7-5470-0206-3

定 价: 21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目录

楔 子	001
第 一 章：三封电邮	008
第 二 章：开发商之死	025
第 三 章：拆迁户的故事	035
第 四 章：住在烂尾楼的断供租	046
第 五 章：人生何处不相逢	060
第 六 章：万人购房团团长	070
第 七 章：美女炒房客	080
第 八 章：两位实力派	091
第 九 章：售楼小姐失业中	102

第 十 章：有秘密的人	113
第十一章：门上血字	124
第十二章：豪宅一夜	136
第十三章：用钱能解决的，就不是问题	150
第十四章：死亡近在咫尺	161
第十五章：当噩梦变成现实	174
第十六章：不速之客	185
第十七章：藏匿的阿里巴巴山洞	203
第十八章：尾声	217
后 记	227

楔子

A

这是个关于房子的故事，正式开讲前，我想先说个小故事。

猪通过勤劳致富攒了5元钱，存在老鼠开的钱庄里，它打算拿这5元钱建个小窝，大概要花2元买地，花3元搭窝。

乌龟是搞工程的，它想在猪身上挣更多的钱，于是找来当投资顾问的狐狸想办法，狐狸说：“这好办。”

狐狸找来管地盘的狼和开钱庄的老鼠一起来商议，乌龟从老鼠那里借来200元，花100元买下狼的地，用3元把猪窝盖好，最后还给了狐狸50元咨询服务费。

没地，猪当然就建不了窝，只好求乌龟把窝卖给它，乌龟要价500元，可猪只有5元，当然买不起。

这时狐狸出场了，它说服猪去向老鼠借钱，老鼠答应借500元给猪，前提是要它连本带利还600元，可以分十年还清，并且用窝的产权证拿来作抵押。

成交。猪到最后花600元买来了猪窝，比原来的预算高了11倍，它需要努力工作十年去挣钱还贷。

在这场交易中，狼、老鼠、狐狸和乌龟都挣了不少钱，尝到甜头的它们继续如法炮制。

更多的猪去贷款买房子了，这时候，经商的驴看到商机，去老鼠的钱庄贷了好多好多的款，把乌龟盖的房子都买下来，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猪。结果猪的还贷期从十年变成了二十年，吃得也越来越差，为了省钱，连小猪崽也不敢生了，有些猪还不敢结婚。

猪的数目越来越少，狼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猪少了就没肉吃，它会饿肚子，于是决定宏观调控，它下令不让老鼠再贷款出去了。但乌龟并没停止盖房，它把自己挣的钱加上从钱庄借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建造猪窝，驴手上囤的猪窝也越来越多，最后卖不动了，套牢了。

最后，老鼠、乌龟，还有驴都挣了好多的猪窝，还是有不少的猪没窝住，大家唯一的指望就是等着狼发话，让老鼠把钱拿出来解决问题。

上面这个故事是我在无比强大的网络上看到的，当时深为触动。

我觉得我就是头猪，为了理想中的小窝正在拼命地奋斗着，和其他没窝的猪一样祈祷着房价下降。在我身边有着形形色色的动物：狼、老鼠、乌龟、狐狸、驴，当然最多的还是猪，和我一样为了窝而奋斗的猪。

并不是所有的猪都跟我一样，有的猪没窝，有的猪有了小窝还想要大窝，还有的猪有了好几个窝还不知足，想要更多的窝。有钱的猪也想到了不用造窝就能赚钱的办法，买下好多窝然后租给其他买不起窝的猪赚租金。

我要讲的就是关于以上各种动物的故事，请不要追问我真假，也不要问我故事中的人物究竟是谁。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您看完这个故事后会心一笑，然后掏钱买下这本书，这么一来，我距离购买那个小窝的梦想就会更近一小步。

PS：如果您买的是盗版，我想我会哭。

B

我叫莫晓，我住的这个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，是个面积不算大经济却很发达的地级市。

如果你正好乘坐火车经过，会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。这里地势平坦，热带植物繁茂，放眼望去矮小的山包上全是热带果木，其中不乏连绵成片的龙眼和荔枝林。

这里的城市建设很不错，就拿前几年修的环城大道来说，本地人最津津乐道的是它的造价，八车道的宽度，每米造价将近四万块人民币。那时我很为本城建设者的豪气干云震惊，四万块一米的路，难道铺的是金子？要知道，在乡下盖栋两三层的小楼也不过几万块，而且这还是一条很可能用不了几年就又要翻修的路。也许是不识货，反正那深灰色的路面怎么看怎么像水泥加沥青，每次乘车经过环城大道时总忍不住在心里默数：四万，八万，十六万……车速太快，很容易数错，不过可以大致估算，一站路还没走完，那造价已经足够在我家乡小城买下安居工程的整个小区。

一不小心就扯远了，不好意思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几乎每天我都在早上八点准时出门，一丝不苟的头发和精心搭配的职业装，肩上是简洁大方的通勤包。包里内容丰富，折叠伞一把，凉白开一瓶，双层饭盒一个，以及面巾纸、化妆包和若干份精装版个人简历，这样的包扛在肩上很有分量，时刻提醒着我任重而道远。

光顾了许多次人才市场，不是专业不对口就是待遇不如意，但我不会泄气，毕竟找工作不是买小菜，这事就跟找对象一样，要讲点缘分。通常在人才市场转上三四个小时，并不能遇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还得时刻提防着周围挤过来的人是小偷还是求职者，这年头商场的人气跟人才市场没法比，小偷们早就换地方上班了。

中午，我会在街心花园找个清静的角落吃自己准备的便当，一边揉着被高跟鞋挤得肿胀的脚，一边默默欣赏着属于城市的风景。我常被排山倒海的玻璃幕墙折射出的强光晃到眼睛，不知道站在那样的高度空气是否会清新些，是否伸手可摘星，上层人士们是否偶尔垂下眼帘，扫一眼地面上宛如蚂蚁草芥般渺小的平民。那些或远或近的高楼像一座座等待被人攀登的高峰，又像一只只铁青面孔的硕大怪兽，养尊处优，高傲地昂着头。

市区内动物甚少，我见到最多的除了老鼠外，就是半空中盘旋的蝙

蝠。傍晚时分和暴雨来临前，总会有大量蝙蝠出来觅食，这些黑色的小动物有着老鼠般毛茸茸的身体，它们集体行动可以遮天蔽日。没人说得清它们从哪来，又躲藏在哪儿，它们总是悄然无声地出现，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在人们头顶掠过，捕食飞舞的蚊蝇。

除了高昂的物价外，蝙蝠还不是让我不喜欢这座城市的唯一原因，寡淡的饮食口味，比英语更难学的本地话，都是令外地人难以逾越的距离。但如果回家乡的小城，以我的研究生文凭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，北京、上海之类的一线城市竞争又比这里更激烈，想来想去，最适合发展的还是这里。

当然，留在此地还有个最重要，也是最主观的原因：罗林。

罗林是我男朋友，本地人，我们都是城市大学的研究生，他想留在这里成家立业，所以我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。

C

我的家乡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，小时候母亲总是感慨地说，你们这些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，赶上了好时候。

我真赶上了好时候？正相反，我觉得自己什么好事都赶不上趟。

在我上小学那会儿，读大学不仅不要钱还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。父母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把我送进实验小学，学费出名的贵，我也算争气，学习虽不至于凿壁借光，跟头悬梁锥刺股也有得一拼。

寒窗十余年，大学终于考上了，而且是让人眼热的新闻系。可我前脚刚迈进大学校门，国家就颁布了新政策，正式升级义务教育，全国孩子们读小学和初中都不用交学费了。这当然是件大好事，可我心里空落落的。为了供我读书，母亲得省吃俭用，难为她吃了多年的清粥小菜，如果我晚几年投胎该多好。

刚上大学那两年，公办生的工作是国家包分配的，只要迈进大学的门槛就都会有工作，好坏且不论，至少不用为吃饭发愁。我没赶上包分配的

末班车，毕业那年，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也不是新闻了。同学们有背景、有门路的倒还好，若是普通家庭出身，大部分人都跟我差不多，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严峻考验。工作不好找，我也就没太费心，心想不如再读几年书，增加了资本再出来找工作。又吃了多少苦也不多说了，反正当年同样辛苦考研的人一大把，谁又不是一样苦呢。一次考不上考两次，终于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，考上了硕士研究生，平日里学习任务不重，可以给杂志和期刊写点小稿子赚零花钱，我和罗林的交往也是从读研时开始的。

这些年我把自己变成绷在弦上的箭，战战兢兢地一刻也不敢放松，就连恋爱也谈得节俭，只舍得在学校附近吃小馆子，在学校电影院里看大片，平时为了赚钱我拼命码字，罗林也为他的导师做了无数次枪手写论文。眼看就要正式踏入社会，修成正果成家立业了，最关键的不能逃避的问题是 我们买不起房子。相比去年楼市最火爆时，据说现在的房价已经降了百分之许多，那些数字我弄不清，总之算来算去，我和罗林不吃不喝，整年一个大子不花都不够买间厕所的。

而且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，被我视如珍宝的研究生文凭根本不算什么，随着大学每年扩招，研究生也一并扩招了。新近毕业的大学生也越来越老练，他们早就知道先就业再择业，很多应届毕业生都可以不要工资要经验做白工，同样横行职场的还有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各路海龟。研究生们高不成低不就，优势日趋模糊，若要跟人谈薪水谈福利，难免底气不足。

跟我同房住的女生上个月出国深造提前毕业了，罗林经常过来，但学校的便宜宿舍只能再住三个月，时间一到我和罗林必须搬出去。搬出去又该住哪呢？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。

眼下全国的报纸网站连同电视新闻都统一了口径，说09年是买房的最佳时期，房价铁定触底。罗林是学金融的，他也说目前的政策说不清，今年是跌，说不定明年又会涨，不如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抄个小底，反正我们是自住，不是炒房。他的意思是先买套小户型，等过几年手头宽裕些再买套大点的。

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一样，这座城市的外来人口也是远远超过本

地人口，租房成本贵得离谱，算来算去，每月省吃俭用贡献四位数的租金去养人家的房子，还不如自己凑笔钱付上首付后慢慢还按揭，再怎么供也是为自己供。

想是这么想，不过凭着微薄的积蓄，我的钱只够维持两三个月的正常开销，如果真要买房，那点钱根本不够首付。我父母也指望不上，父亲是赌鬼，母亲那点退休工资只够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我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罗林身上。

罗林在家中的地位颇为尴尬，父亲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，在改革开放初期那场土地征收的大潮中很幸运地成为百万富翁，后来又随大潮地炒过几年股，那时的股市不像现在，一连好几年都是大牛市，罗家的资产在股市里打了好几个滚，家境极为殷实。

按说有这样的爹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买房的事，但罗林的母亲并非名正言顺的太太。那年头当二奶还是件很不体面的事，罗妈妈一直住在远离罗家的市郊。当年罗家正室的大婆生女儿时做手术伤到了子宫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罗老爷又特别想要儿子，罗林母亲因为大肚子才被罗家人认可住进大宅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，老爷见生了儿子很高兴，大婆却当他们是眼中钉，千方百计挑拨离间。起初几年日子还能勉强凑合，罗林十岁那年，大婆使出了杀手锏，不知从哪弄来一份来路不明的DNA检测报告，硬说罗林不是罗老爷亲生的，加上大婆笼络的一干族亲在旁煽风点火，保守且没什么文化的罗老爷大发雷霆，连复检都没做，一怒之下把罗林和他母亲赶出了家门，从此不相往来。

罗林的母亲颇有骨气，这些年来从没主动找过罗家，也没再跟过其他男人，她重新回到工厂打工，含辛茹苦地把罗林养育成人，母子俩相依为命。罗林虽然比我只大一岁，但他的人生阅历却是许多同龄人不能相比的，幼年时的富裕生活，少年时代又住在棚户区，自强不息的他经历了苦难却始终保有积极的人生观。祖荫无靠，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。

为了买房，这阵子我们商量着要不要联系罗家的那位姐姐，也就是当年视罗林为眼中钉的大婆的亲生女。罗老爷和那位大婆早在数年前已经移

民澳洲，罗家只剩那位姐姐留在这里，虽然多年没有来往，但她是唯一有能力帮到我们的人。

在罗林童年时代的记忆里，姐姐待他极好，比他大两岁，常带他一起玩，大婆骂他时姐姐也会帮他说话。当年罗林随母亲搬出罗家大宅时，只带出一张与姐姐的合影。据说这位姐姐现在做着很大的生意，如果她能念及旧情，说不定肯借钱给我们付首付，没准，她还会为我们介绍份好工作……当然，后面一条是我想出来的，在眼下这种举目无亲的境地，这位姐姐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。罗林已经跟姐姐通了电话，他打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她谈借钱的事，姐姐很热情，主动提出过几天请罗林吃饭。

这一等，就是一个星期。每天我们都在等罗姐姐的电话，可越是心急越是用，罗姐姐似乎把这件事忘了，连短信都没发过一条。这毕竟是买房的唯一希望，我很挂心，几次催着罗林主动些去找姐姐，可他爱面子，不肯听我的。

故事就是在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开始的。

那天下午我正在寝室里看报，光大传媒招聘记者的大幅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光大是本市最大的传媒集团，名气响当当，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理想，最重要的是当记者正好和我的新闻专业对口，如果应聘成功就能学以致用。

我知道好工作得之不易，不能贸然行事，必须先做足功课。

正准备把电话号码存进手机，刚按了两个键，屏幕突然一闪，一行字跳了出来：您收到一封新邮件。

第一章 三封电邮

A

莫小姐，或者莫先生，你好。

本想打电话给110，可手机摔坏了，听筒里没声音，其他号码全都不能显示，记事本的待联系人一栏中只有你的手机号码，名字那一栏上有个莫字，但我想不起和你是什么关系了，朋友，同事，或许亲人。我是女人，穿职业套装，齐耳的BOBO头，体形中等，应该不到三十岁。

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请赶紧来找我，赶紧！

我现在全身都在疼，右腿疼得最厉害，一定是骨折了，膝盖肿得像老面馒头，一碰就疼得流眼泪。

隐约记得坠落前有两团黑色的影子追过来，他们是恶魔，手里牵着一只黑色大狗，那狗头很大，没尾巴，绿幽幽的眼睛像狼，身体呈现出奇特的流线型，跑起来简直就像是黑色的闪电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地跑。不记得为什么要逃，但我知道如果被追上肯定会死得很惨。

我踢掉了高跟鞋，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头发也飘了起来，人的潜能真是惊人，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跑那么快。不过那种速度很快超过了身体承受的最大范围，肺叶像破风箱那么响，腿也开始不听使唤，我吃不消了。为了拖延时间，我在看不见终点的楼梯上攀登，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过一座巨大的迷宫，最后从另一边的楼梯跑下去。

可拼了命也走不出黑暗的范畴，那条该死的狗总能循着气味找到我。最后我耗尽了气力，被那一胖一瘦两个恶魔逼到悬崖边。

他们提了个问题，我答不上来，他们就用狗威胁我，如果我不说，他们就要放狗咬我。他们一定很恨我，我看得到他们眼里喷出的火，烧得死人的火，他们想要的不仅是答案，而是我的命。

我拒绝回答，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即便是回答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。

他们恼羞成怒，真的解开了狗绳，尖利的狗爪重重地搭在我的肩上，我的脸距离狗嘴的森森白牙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，腐烂腥臭的热气直喷口鼻，胃里一阵抽搐，难受至极。

就是死，我也不要死在狗嘴之下。

豁出去了，我用所有力气推开那条狗朝后退去，没想到一脚踩空失去平衡。身体变成了一团棉花，轻飘飘的，狗吠声和恶魔们的惊呼消失在头顶，我以不能控制的自由落体速度坠入未知的深渊。嗓子里抛出一根超高的声线，那声音变了形，却挽救不了我，整个世界离我而去，一切都被越来越浓重的黑暗吞噬，也许，我坠入的是地狱的最底层。

不知昏迷了多久，我是痛醒的，头上的血已经结痂了，身下是一大堆散发着臭气的垃圾、发霉的纸片和老鼠的尸体，还有许多瓦楞纸箱子，也许正是因为这堆垃圾的存在我才没被活活摔死。

这地方比上面更黑，而且很小，大概只有五六平方，这里像水泥和砖块砌出来的山洞，难道是人造地狱？手机屏幕是唯一光源，抬头也看不到顶，我叫破喉咙也没半点回音，恶魔们大概已经离开，这附近也没人。

我手边有个咖啡色的皮包，里面全是女人用的东西，应该是我逃命时带出来的，但里面的东西看上去不怎么熟悉。我找了块丝巾包住头上的伤口，希望能把血止住。

也许我是缺乏安全感的女人，包很大，什么都有，还有一本写着密密麻麻数字的硬皮本，手机充电器也有。感谢上帝，我在墙上摸到一个电源插座，现在我正用插着电的手机给你写这封鸡毛信。

我可能脑震荡了，我不记得为什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，也不记得自己

是做什么的，甚至连名字和年龄都忘了，越想头越痛。这鬼地方到处都是黑的，空气里充满生涩的石灰水泥味和浓重的霉味，还有死老鼠的腐臭，熏得我连胆汁都吐了出来。快来找我，记得找这个城市最黑暗的角落。

我头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肚子也很痛，全身都在痛，连给你发信息的手都在发抖。抱歉，我有些语无伦次，好在这是个蓝莓机，打字比较方便，尽管为了写出这封信我的手指也开始酸痛，但我实在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打发时间和求救的办法。如果你不来找我，我死定了。

也许这是我跟外界的最后一次联系，只有这封短信真能发出去，我才敢确信这里不是真的地狱。

很庆幸我的手机是功能强大的山寨机，这个山寨机有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如果收到的短信篇幅过长，就会自动转为电邮保存下来。因为写杂志稿，我需要和天南地北的编辑们保持联系，所以经常在手机上挂着移动QQ，如果编辑发来样文或篇幅较长的邮件，这个功能就会显得特别实用。

本以为这是哪位编辑发给我的邮件，打开一看，才发现对方号码非但不熟，还是136开头的神州行号码。一定是做广告的垃圾短信，我打算删掉后继续输入光大传媒的招聘联系电话，可邮件的标题竟然是两个字：救我！！

骗子吧。我愣了一下，本想按下删除键，可标题下面显示此短信共计一千四百多字，如果对方是骗子也是个敬业且专业的骗子，至少是花了时间的。好奇心爆发，我倒想看看，这人会用怎样的方法来骗我。没想到，却是一大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字。

我足足半分钟没回过神，搜肠刮肚也想不出认识的人中谁是BOBO头的职业女性。这封信像悬疑小说的开头，如果真是篇小说一定很精彩。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直觉告诉我这不是小说，即便对方真是写手，也不应该把稿子发给我看，我又不是编辑，除非是对方发错了号码，又正巧我也姓莫，我只能这样解释。

这年头谎称是同学或熟人利用电话和短信骗人钱财的事太多了，通常

这类骗子会留下银行账号让收信人打钱“救急”。但这封电邮中只说救命，根本没提到什么银行账号，看起来不像诈骗。不过如果诈骗那么容易被看穿的话，人家也就不用混了，人心不古，还是少管闲事为妙。

我没删除也没回复，按下C键重新把光大的联系电话输入手机，告诉自己少想那些没用的，眼下找工作比什么都重要。

等我从网上下来，天已经黑透了，打电话给罗林，他又不回来吃饭。导师又给他布置了新任务，一份很有挑战性的命题报告。寝室里只有一台笔记本，让给我用了，他的工作只能在学校完成，学校的古董机速度太慢，经常熬到三更半夜，有时候太晚怕影响我睡眠就不过来了，直接回他自己的寝室。

一想到他晚上肯定又吃泡面我就心疼，那些冗长枯燥的报告不知要消耗多少脑细胞，赚不到什么钱，还得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地把署名权留给导师。可不做不行，导师是大腕，客户多弟子也多，只要招招手就有大把同学随叫随到，别说是给钱，免费白干都有人排队，谁都想给导师留个好印象，毕业时能帮忙推荐个好公司。导师大人对罗林青眼有加，早几年他都是做白工的，临近毕业，大人忽然发善心给他开工资了，虽然少得可怜，不过聊胜于无。

越想越坐不住，我决定出去买点菜，晚上煲一盅清热下火又滋补的汤给罗林回来喝，自己吃不好没什么要紧，他可比我辛苦。

B

从超市买回菜，随便吃了点东西填饱肚子，我开始动手给罗林煲湖藕老鸭汤，老鸭和湖藕都是水里的东西，滋补又下火。

把肉块连皮带骨地用滚水焯一下，去掉浮沫放进砂锅，浅蓝色的小火苗噗噗地亲吻着锅底，姜葱的香气缓缓散发出来，一股亲切的家常烟火气息弥漫在房间里，心情好了许多。看着婴孩小手般的鸭爪在汤里浮沉，没来由地想起了那个发电邮给我的女人。

她说的那些究竟是不是真的？她现在还处于困境吗？会有人去救她吗？她，饿吗？我为那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担心起来。

可她甚至不知道我是男是女，我一定是太无聊了才会胡思乱想，根本就素不相识，就算她说的都是真的，也一定发错了号码。分析起来可能是她输入电话号码时就出了错，只是碰巧我也姓莫而已。况且她自己也可能脑震荡了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，说的那些究竟是梦话还是现实恐怕连她自己都分不清，我又何必瞎操心。

坐回电脑前，我命令自己把这件事从大脑中驱逐出境，一边构思新的爱情故事一边等罗林回来。没多久就接到一个编辑的消息，两个精心撰写的稿子全都挂了，心情再度变得很恶劣。真不想写那些胡编乱造的故事了，但没了稿费就意味着没米下锅，家里早在几年前就不再负担我的生活费了，人在社会上，怎能不妥协啊。

要是一份正当稳定的职业最好，每月都能按时领到薪水，还有正规的三险一金。有了住房公积金，就意味着可以用公积金抵押贷款买房，利息也便宜很多。如果真的能进入光大，转正后还能把户口也迁过来，那就意味着，我将正式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了。想来想去，心里都在惦记着光大招人的事，究竟要怎样才能被他们看中呢？

我没有特别的背景，没有雄厚的家世，脸蛋也不够漂亮，只有作为一名记者所必需的职业道德和素养，但这两样是含金量最低的，也最没竞争力。早就知道如今传媒业的竞争有多激烈，没有足够分量的东西做敲门砖，这份工作无疑是镜花水月。唉，脑子里像是台风席卷过的，爱情故事是想不出了，索性放弃构思，打开电子书看起来。

没想到那篇小说空有个吸引眼球的标题，内容却乏善可陈，看得我昏昏欲睡。连绵不断的黑色五号字变成了一只只蚂蚁，在我眼皮底下爬来爬去，没多久，眼皮就像涂上了胶水，一旦沾上就再也睁不开了。

半梦半醒中，我感觉身体变得轻飘飘的，恍恍惚惚地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：黑的天，黑的地，黑的墙，连空气都是黑的，我甚至分不清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，只能像盲人那样用手摸索着前进。可不论怎么走，前后左右依然是漆黑一片，身后传来一串脚步声，很轻，刻意的轻，像踮起脚尖